月亮照在阿姆河上

罗新 著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月亮照在阿姆河上

罗新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文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月亮照在阿姆河上

罗新 著

出 品 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李 琬
营销编辑：杨 朗
装帧设计：陆智昌
美术编辑：安克晨

出 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制 版：北京百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0 字 数：155,000 插页：2
2023年1月第1版 2023年3月第2次印刷
定 价：65.00元
ISBN：978-7-208-17899-1/I·204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月亮照在阿姆河上 / 罗新著.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ISBN 978-7-208-17899-1

Ⅰ. ①月… Ⅱ. ①罗… Ⅲ.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Ⅳ.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2）第161429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目　录

序　1

为你跋山涉海　5

在复活节岛看日出　23

率彼旷野　59

在印第安纳追寻丁韪良　87

初访乌兹别克斯坦散记　155

月亮照在阿姆河上　173

撒马尔罕桑皮纸　227

花剌子模的成吉思汗山丘　247

布哈拉千年枣　267

再高的山也有路可走　281

序

说起来真是很久了，不过，每当回想在昆明长途汽车站旁边那家小旅馆度过的夜晚，一切都那么切近，仿佛再次置身于清凉的风里，看见群星闪烁的蓝天，听到阁楼上黑猫发情的喊叫。那是1986年夏，我第一次孤身远行，坐火车从武汉到昆明，转悠了几天，接下来要去大理。因为长途班车天不亮就发车，只好住到车站旁边一家私人经营的小旅馆，一座嘎吱嘎吱、摇摇晃晃，感觉随时会散架的两层破旧木楼。晚饭是两三毛一碗的米线，吃完回到放有四张床的二楼房间。纠缠在蜘蛛网里的白炽灯昏黄黯淡，看不成书，于是到一楼，坐在门口的石台阶上，看街上的人们匆匆来去。不知什么时候起和住一楼的一个小伙子聊了起来，河南口音，说是周口或驻马店人（记不确切了）。这场聊天一定不是我发起的，我本来一直是敷衍着，有口没心的，直到他回答我一个随口的问题“你来云南做

啥”——“买媳妇”，他说。

“我这是第三次了，去年秋天跟老乡来，是第一次，今年春天第二次。”小伙子非常朴实的样子，没有一点玩笑的意思。

我那时没有联想到“贩卖人口”这一类的罪名，只是感到某种刺激，想知道细节。小伙子买媳妇的地方，是沧源佤族自治县。“那哈人穷呢，谁不愿出来？给一二百块就嫁人，家里摆几个菜，人就是你的了。”小伙子说，办完简单的婚事（似乎完全没有民政登记这类手续），就可以领着媳妇回河南了。回家以后，给她另说一个人家。“俺们家那儿，多少人都等着买媳妇呢。”这一转手，刨去所有路程盘缠和给女方家里的钱，他可以净赚两千块。第一次，赚的钱一半给带他来的老乡，第二次就全落自己兜里了。

我问，你把买来的媳妇转给别人，她会同意吗？

“劝劝就好了。那不能依她呀。”

我的兴趣迅速从河南移回到云南。佤族姑娘好看吗？说话听得懂吗？有什么特别的服装打扮吗？婚姻习俗有啥特点？……我这里不能记下小伙子的回答，因为我不能肯定那是他的原话，还是我自己当时及后来记忆中的添盐加醋。我那时肯定深深沉浸在中国特色的“东方主义”传统中，对边疆和少数民族，特别是对那里的年轻女性，有一种异域的想象。听小

伙子讲述买媳妇的经历，也没能把我从那种浪漫想象中拉出来，多年后我才能意识到他的故事背后有多么可怕的真相。

也许我的热情打动了他，小伙子说："明天你跟我去吧，去那哈的人不多，可以买到车票。"过了一会儿又说："啥都便宜。"

我一下子怔住了。毫无疑问，一个极有诱惑力的机会出现了。我在云南的行程可以自己随意安排，去大理主要受金庸《天龙八部》的影响，但时间有限，这之后还要去桂林。如果跟他去沧源，意味着放弃大理。然而去大理的长途汽车票已经买好，退票很麻烦，甚至不可能，会是一大笔浪费。盘算了一阵子（也许不到一分钟），在我自己并没有打定主意时，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拒绝了。一边说"去不了"，一边想着"去也挺好的"。

第二天，当我乘坐的长途班车在浓雾里翻越无量山时，我还在想着那个前往沧源的河南小伙子。从谢绝他的提议开始，我一直在后悔。不过多年以后，我才理解这次错过的象征性意义：我总是错过一个又一个广历练、长见识的窗口。对于一个自少年时代就立志写作的人来说，这样的错过无疑是致命的，可以部分地解释我何以在青年时代就终止了作家梦。

无论如何，一个抓不住机会的人，甚至写不出好的旅行

作品。

我旅行得并不多。当然多与少永远是相对的、比较而言的，声称或觉得自己旅行得不够多的，可能期待着将来有更多的远行，或是懊悔过去有机会时未能好好把握。对我来说，旅行得少倒没什么，写得少才是问题。收在本书里的各篇，都与境外旅行有关，主要写于这十来年，当然与此期境外旅行机会的大增有直接关系（对国人来说，一个罕见的黄金窗口），更重要的是我开始舍得把时间花在这类记录上。专业工作对精力和时间的要求是严苛的，我的旅行写作也只能浅尝辄止。就这些文章而言，平时惴惴不安于旁骛太甚，收集成书时才遗憾写得太少。

勉勉强强，略见一斑。

罗新　壬寅仲夏于朗润园

为你跋山涉海

——2009年初访伊朗的片段印象

那天傍晚经过联想桥南那几畦三环内仅有的农田时，看见的是麦子收割后的景象：麦穗已经消失，黄白色的麦秸齐齐整整地立在地里，蓝蓝的天上浮动着几年来极难一见的白云。忽然想起来，我不记得自己留意过今年麦子的成熟，而在以前，看金黄麦穗在初夏的轻风中微微摇曳，总是会让那些温暖酸甜的往昔不期然地涌出记忆，润湿当下的生命。这个天又蓝、树又绿、连白玉兰都再次开放的初夏，在你还没来得及珍惜她的时候，便如八月草丛间的蜻蜓般一闪而过了。

上一次看见地里的麦子，是在五月的伊朗，从玫瑰与夜莺之城设拉子前往古老的亚兹德的那个下午，看见扎格罗斯山北麓舒展平滑的缓坡上，大片由坎儿井所滋润着的麦地还是绿油油的，那时竟然忘了成熟与收获的季节其实已近在眼前。之后

不久，在一个休息点停车吃西瓜时，被路边茂盛的野大麦所吸引，想起多年前读过的一本有关驯化地理学的书，讨论大麦和小麦的驯化发生在一万年前的新月沃地，其理由便是，至今在西南亚（中东）地区，仍然可以随意观察到此类禾本科作物渊源所自的各野生品种的明显优势。是的，即使在这半荒漠地区，即使不远处的戈壁上只点缀着梭梭和骆驼刺，公路边的低洼地里却长满了亭亭的、优雅的野大麦，细长的麦芒映着夕阳的光。

从伊朗回国后的某一天，接到在伊朗时的同伴从美国来信，说起从电视上看德黑兰街头的抗议，既难过又激动。的确，在网络和电视上追踪伊朗选举后的抗议活动，印象最深的是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的英勇参与。我就想到了在伊朗全程陪伴我们的那位漂亮的阿塞拜疆族姑娘碧塔，她开玩笑地说过“我不是好穆斯林”，因为她没有按要求做礼拜，而那个时候，我们的库尔德族司机正顶着黄昏的风在路边沙地里铺上小毯子向西南叩拜。在亚兹德的一家地下餐厅里，等待饭菜的时候，借助屋顶天窗射下来的一缕金黄色的阳光，我给碧塔拍了几张照片。虽然她一直很配合，但当我请她除去头巾时，她睁大了眼睛说：“那怎么行！”显然碧塔总是很在意地围着头巾，即使到了朋友家里，当女主人主动揭去头巾以鼓励中国女客人不必戴头巾时，碧塔还是那样矜持地包裹住自己的头发和双耳。在德黑兰大学

等机关与伊朗学者座谈时，我注意到那些女学者总是不停地伸手整理耳鬓一带的黑色头巾，尽管通常那里并没有不听话的发丝从头巾里溜出来。

完全出乎事先的安排，我们先后在两家伊朗人家里做客，一家在设拉子，一家在德黑兰。这两次做客都与音乐有关，不同的是设拉子的那位音乐家是业余的，而德黑兰的那位音乐家和他的乐队是专业的。设拉子的那位业余音乐家就是碧塔的朋友，他主动邀请我们到他家里，为我们演奏三弦塞塔尔（Setar）琴，唱了六七首动人心魄的传统歌曲。和大家一起围坐在他家的地毯上，听着他幽然、婉转又清澈的歌声，我感受到一种期待之外的触动。这种触动激发了我长久以来对于维吾尔和土耳其音乐的亲切，在那种亲切之上，波斯音乐为我揭开了那张神秘和美妙的帷幔。这是一种无法直接描述的美丽，如同炽热爱情的骤然出现，如同初春雨水在梦寐中大地上的轻快舞蹈。

同样的触动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地点又突然降临。参观伊斯法罕著名的伊玛目广场时，从游客稀少的清真寺里传来悠扬曼妙的歌声。我们围拢去，看到一个人站在有着金线蓝花繁丽绝伦的装饰图案的大穹顶下，闭着双眼吟唱着。虽然听不懂歌词，任何人都会被那样的歌声深深陶醉。美丽的歌

唱可以没有桑图尔（Santur）扬琴的引领，可以没有托姆巴克（Tombak）高脚鼓的策动，仅仅是那种浸灌着忧伤与希望的歌声，就足以穿越心灵的铁壁铜墙，让你在一刹那间升入彩虹，窥见命运的影子。怪不得从前有人说某种极美的歌唱就足以令异教徒改宗皈依，那一定是因为歌声融化了理性与思想的堤防，推开了通向神秘和新生的大门。

在德黑兰，我们受一位音乐家的邀请去欣赏他和他的乐队的演奏。这位音乐家曾跟随伊朗总统访问中国，在北京和上海举办过专场演出。他的乐队一共五人，除了作为歌唱家的他本人，还有两个塔尔（Tar）琴手，两个达夫（Daf）鼓手。塔尔琴共有六根弦，每两根为一组，用黄铜拨子弹奏。这种古老的长颈鲁特（Lute）琴最有趣的是有两个相连的桑木雕制的共鸣箱，看上去像个“8”字。达夫鼓是在中亚、西亚和北非广泛流行的一种圆形手鼓，鼓沿内缀有一周金属环，晃动时发出细碎清脆的声响，与鼓面的低沉拍击相应和。塔尔琴和达夫鼓在萨珊时代都成为重要的宗教乐器，并随着祆教传播到许多地方，不知道是否曾在北朝隋唐时候来到敦煌以东的中国。那位专业歌唱家的演唱自然不同寻常。坐在大不里士的毛织地毯上，闭上眼，随着他的歌声，我仿佛从这栋楼房飞升起来，越过白皑皑的达马万德（Damavand）雪山，看到了蓝莹莹的里海，还有



波斯波利斯古城遗址

呼罗珊和撒马尔罕，以及中亚那些我久久向往却一直未克前往的地方，还看到了绿洲边缘那些高高挺立的白杨与柔和清新的芦苇。

可是，在德黑兰这次听音乐的经历，给我更深印象的却是演奏音乐的场所和女主人。歌唱家介绍说，这个有着教室般的客厅的房子，是他的朋友的家，女主人就是那位瘦小却有着明亮双眼的老太太。据说，老太太的父亲是国王时代的大法官，是著名的知识分子。老太太在她家里聚集朋友，举办传统音乐的演奏会，而且，她家里每周都有一次读诗会，一些爱好者聚在一起读波斯古典诗歌。靠墙的书架上摆放着豪华装的哈菲兹、海亚姆、萨迪和鲁米等著名诗人的诗集。和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一样，伊朗一些热爱古典文学的人越来越感受到现代文化对传统古典的威胁，于是行动起来，推广有关古典诗歌的教育，每周一次的读诗会就是这种行动的内容之一。老太太本人喜欢波斯古诗，她也请专家学者来主持读诗会。可以想象，每周的读诗会上，哈菲兹和鲁米他们会复活于这个拥挤喧闹的城市。

非常惭愧，如果不算《九亭宫》这样的民间故事，我在来伊朗之前，只读过菲尔多西《列王纪》（*Shahnameh*）的中文节译本，以及鲁米的《玛斯纳维》（*Masnavi*）英译本的第 1 册

（Jawid Mojaddedi 译，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此外对波斯文学可说是毫无了解，除了那几个大诗人的名字。我读鲁米，本来也不是为了了解波斯文学，而是因为在土耳其时对那种闭目旋转的苏非托钵僧，以及对鲁米与沙姆斯[1]的关系，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当然，那首《芦苇之歌》曾经给我深深的震动，因此我还去科尼亚（Konya）拜谒过他的陵墓，虽然遗憾没有在那里观赏到萨玛（sema）[2]表演，但对陵墓门前的诗句“来吧，来吧”（Gel, gel）有了特别的领会。必须承认，在到伊朗之前，我一直没有把鲁米与波斯文学联系在一起，因此对所谓“波斯语《古兰经》”的说法并不那么注意。

而我们的伊朗之行可以说就是波斯文学之旅。在德黑兰所住的旅馆的名字是“菲尔多西饭店”，初进德黑兰大学，在文学院楼前也首先瞻仰了菲尔多西的青铜雕像。离开德黑兰，拜访的第一个城市设拉子，人称“诗人的故乡”，因为哈菲兹和萨迪不仅生于斯，而且葬于斯。在设拉子的第一个清晨，慑于伊朗晴朗的天空和酷烈的太阳，我到离饭店几条街外的小卖部买了

---

[1] 沙姆斯·大不里士（1185—1248），波斯诗人，鲁米的精神导师。——作者注，下同

[2] 伊斯兰教苏非派仪式，包含念诵、音乐演奏、舞蹈等，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旋转舞，以土耳其毛拉维教团的表演最为知名。



德黑兰大学校园里的菲尔多西雕像